

# 逆境中的坚持与期盼

——访新加坡艺术剧场主席许崇正——

访问与撰写：刘禹熹、施如恩、颜铭瑩、方雯希、黄铃云  
(南洋女中学生)

为了探讨华文戏剧在新加坡的扎根、生存与发展，那天，我们一行五名少年记者与新加坡艺术剧场主席许崇正约好在他的工作室晤面。下午3点多，许主席拖着忙碌的身影，大汗淋漓地赶来。一见面就让我们跟他前往附近的麦当劳用午餐。原来许主席最近为了筹备最新的演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忙得连正常用餐的时间也挤不出来。

世人常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剧圆满落幕，观众总为演员们超凡的演技而击节赞叹，但对于幕后种种浩如烟海的工作诸如：台上背景的华丽布置、演员手中精致逼真的道具、牵动观众情绪的音响、灯光效果，等等等等，都一无所知，实际上，这许多重要的杂务，都需要幕后工作者不辞劳苦地一一完成啊！

对华文戏剧充满热忱的许崇正先生，究竟是如何投身于戏剧界的呢？

许先生沉吟地说，当年，读了一部影响他至深的书《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这部书刺激了他去反省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人两手空空地来到这世界，离开时，是不是应该给社会留下些什么？而留下的，难道只是物质吗？就是这简单的一道问题，为许主席拟定了往后的生活方向。肩负着社会责任感的他，决定要为大家在精神领域上作出贡献。

谈起以前上学参加活动时，许主席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1970年中学毕业后，通过朋友介绍参加新加坡艺术剧场。他自称不会演戏，也不会写剧本，只好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据他回忆，当时的文艺活动有很多，都以引导人积极向上作为活动的宗旨。他说，70年代的生活其实很简单，而戏剧作品便是将简单的生活故事提炼后，呈现给观众。当时，为了更好地诠释角色，戏剧工作者凭靠的是实地考察，通过身处实地的体验生活，了解有关剧情的生活背景，比如说，去渔村体验渔民的生活、去矿场了解矿工的生活实况。戏剧源自于生活，有了这样的体验，才能够更好地写出深入人心的剧本、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生活面貌。在这种文化的氛围里成长，造就了他一生对推广及延续华文戏剧的使命感。

艺术剧场的原名是“Singapore Amateur Players”，这是因为以前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了更容易申请到准证，才取了这个名字。由于听起来好像是足球队的名字，居然有人问艺术剧场可不可以来踢足球呢！许主席之后改名为“Arts Theatre of Singapore Ltd”的原因是为了中英的剧团名字统一，以免造成混淆。

七十年代是华文戏剧火红的年代，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新加坡教育制度改变，纯粹的华校渐渐被淘汰了，这对华文戏剧的发展来说，可算是致命的一击。参与着和前来观赏演出的观众日益减少，导致华文戏剧走下坡。

艺术剧场面临了严重的抉择：关门，因为维持下去实在太艰难；或继续拼搏，不辜负一路来的辛劳。

当时，而立之年的他，告诉自己，在这骨节骨眼上，千万不能让已成立三十多年的艺术剧场被关掉，更不能让华文戏剧就这样从新加坡消失。虽然整个大环境改变了，学华文的机会少了，可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只要坚持下去，情况是会改善的。他决定要让艺术剧场保留下来，可他缺乏资金，有的只是一颗坚定的心。

当许先生接下主席一职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自掏腰包付了租用舞台的订金(当时剧场的银行账户只剩下两千元的经费)，而为迎合当时的市场，他推出了相声小品。不过，有些人却不同意他的做法，认为剧场和相声根本是两码子不同的事；但任何有利于保留华文戏剧的措施，他都愿意尝试。他认为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看，华文戏剧就有挽留的必要。

中国改革开放后，大环境又改变了。中国的崛起，可说是新加坡华文剧场的一根救命稻草。许主席紧紧地抓住了这个好机会，趁热打铁，创办了少儿艺术团和豆豆班，吸引更多的家长和公众也参与，华文戏剧又有了生机。他还经常把儿女和家人带到剧场，参加豆豆班的演出，也参与一些简单的剧场工作。

通过戏剧演出推广华族文化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在这不断变更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的根。许主席也唉声叹气地说：“有时候，我真的很累了，我们的力量真的过于渺小，根本就微不足道。”但是他从未放弃过，他和艺术剧场的团队都不断地尝试推出高质量和雅俗共赏的戏剧，他也不断想办法通过戏剧来增强学生对华文的学习热忱。世间有一种精神叫“执着”，世间有一种行动叫“坚持”。他们的努力，让他们从一块被剔掉的烂肉，长成了一块新鲜的肥肉；他们的坚持，让他们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兵，变成一个逆转局面的大使；他们的团结，让他们从一群窝里斗的小兵，成为一个完美的组合，他们是一个不败的队伍。

许主席提到，三年前，教育部推出了“文化随意门”的计划，也就是说教育部每年给学校拨一笔钱，让老师安排学生去看华文戏剧演出。这样一来，便给艺术剧场提供了更多的观众群。在1970年，华语剧场一出戏可以演12场，到了1980年，只能演3场，但现在，劣势扭转，可以演大概10场。这都是因为教育部的政策改变了，因而给戏剧重新带来了一些活力。他说，有时候自己力量确实很渺小，国家政策的改变，往往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戏剧发展所面对的最大困境是，艺术剧场必须靠外来的学生充当演员。他说，新加坡比较少孩子愿意参与艺术剧场的活动。唯让他稍感欣慰的是，现在，不时有学校问：“可不可以请艺术剧场的老师来我校教学生？”他总是高兴地答道：“可以，~~免费也可以~~课时费可商量。”

我们冒昧地问他：“许多新加坡人对于到新传媒当演员趋之若鹜，为什么华文戏剧界却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他坦白地回答：“因为他们都想实现明星梦，再说，当艺人能赚比较多钱，不能和每个月薪水不多的艺术剧团演员相比。”

他说聘用外来人才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毕竟现在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地方了，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新加坡人，只要业务有人做就行了。当然，会优先把机会让给新加坡人。

对于主办了15届全国学生戏剧小品比赛，得到了教育部的认同，被列入了青年节的活动项目，许主席很高兴。他希望借用这个平台，把热爱戏剧的种子散播多一点、远一点。他认为其中最大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了国家的认同，意味着华文戏剧和英文戏剧是平起平坐的，而参与两者活动的学生，获得的课外活动分数也一样多。

许主席认为举办戏剧小品比赛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注重并享受整个参与的过程，重要的是，它能唤起大家对华语戏剧的注意、加深对戏剧的认识，至于得奖与否，是次要的问题。

许主席在从花旗银行退休之前，每天身兼两职：早上到花旗银行工作，业余又要投身于艺术剧场的业务，非常忙碌。他坦白地说，家庭生活因此而被忽略了，他也无暇逛街或者出国旅游。他自称“傻子”，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多亏有家人的谅解，他才能继续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他生活的座右铭是：“用平常心去过生活，不要给自己额外的压力。”投身于戏剧工作，他最大的满足感就是演出的戏能得到学生和学校的肯定；他也想用戏剧做为一种手段，让更多人喜欢华文。他笑着说：“我们越演，同学们越喜欢，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回报了。”

许主席也不停重复，说自己“傻”，才会坚持到那么久，以后也希望找一个和他一样“傻”的接班人。

在逆境中为了理想而坚持不懈，许主席以他那股勇往直前的干劲和永不熄灭的热诚，为新加坡华文戏剧界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活力。

正因为有了像许崇正主席这样的热心人、有心人，新加坡华文戏剧这条路，应该会越走越宽吧！

(转载自 2013 年 第三期的 “源” 杂志)